

# 續 愛 眉 札

— 徐志摩致陸小曼私柬

梁錫華 / 編註

徐志摩手



---

梁錫華 / 編註

---

續 愛 自 札

---

# 續愛眉小札

## 遠景叢刊 309

---

編註	梁錫	華
發行人	沈登	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郵撥：10222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2號	
	電話：711-7871	
門市部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166-1號	
	電話：704-7469	
香港	藝文圖書公司	
總代理	九龍又一村達之路30號後座	
新加坡	南洋商報	
總代理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	
印刷所	其宗印刷廠	
	台北市環河南街二段250巷3弄9號	
定價	新台幣90元	港幣15元
初版	中華民國72年6月	

---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徐志摩與陸小曼合影





徐志摩攝於1918年8月25日

小曼：

如其送禮不妨過期到一年的話，小曼，請你收受這一集詩，算是紀念我倆結婚的一份小禮。秀才人情當然是見笑的，但好在你的思想眉本不在金珠寶石間！這些不完全的詩句，原是不值半文錢，但在我這窮酸說也臉紅，已算是這三年來唯一的積蓄。我不是詩人，我自己一天明白似一天，更不須隱諱，狂妄的

虛潮早經銷退，餘賸的只一片龐龐確確的不生產的  
砂田，在海天的荒涼中自艾。志摩感情之浮，  
使他不能為詩人，思想之褻，使他不能為文人。  
這是一個朋友給我的評語。煞風景，當然，但  
我的幽默不容我不承認他這來真的辣入骨髓  
的看透了。我。煞風景，當然，但同時我却感到一  
種解放的快樂——

我，不想成仙，蓬萊不是我的分

我祇要地面，情願安分的做人……

本來是！如其詩句的來，詩人潘慈說：「不像  
是葉子那麼長上樹枝，那還不如不來的好。」  
我如其曾經有過一星星詩的本能，這幾年都  
市的生活早就把它壓死。這一年間我只淘成了  
一首詩，前途更是渺茫，唉，不來吧，祇是我怕  
辜負你的期望，肩，我如何能不感到惆悵！再  
此這一卷詩，大約是末一卷吧，我不能不鄭重的





陸小曼攝於1947年

獻致給你，我愛，請你留下它，只當它是一件  
不稀布的古董，一點不成品的紀念。……

志摩 八月二十三日花園別墅。

附誌：本書的封面圖案翡翠的維基烏士橋  
的節景，是江小鶴先生的匠心，我得好好的道  
謝；我也感謝聞一多先生，他給過我不少的  
幫助，又為我特製「巴黎的鱗爪」的封面圖案

志摩



徐志摩1918年8月25日攝於美國綺色佳(Ithaca)

## 愛河漂溺（代序）

梁錫華

陳與義詩：「愛河漂一世，既溺不能止」（「諸公和淵明止酒詩因同賦」），註家認為源出「七佛呪經」所云：「爲渴愛河，漂溺生死大海」。不管是詩還是經，上面的話轉套在徐志摩身上可算是合適的了。另外，古希臘傳說中，有多情少年利安達爾（Leander），因愛而游泳過赫利斯旁特（Hellespont）海峽會情人希蘿（Hero），終至淹死；這點爲愛辛勞以至犧牲的精神，在徐志摩身上也是一理。不管後人是罵是誇，他的的確確是愛之祭壇上的燔祭。

徐志摩於民國十五年十月三日，在北京與陸小曼結婚，之後本擬回浙江硤石老家享清福，却因內戰的威脅，亡命滬濱；接着，就給環境膠住在上海了。這一定居，引起了連串的悲劇。首先，陸小曼身體欠佳，飲食起居毫無節制，住處的藥爐是煙火不斷的。其次，她學會了抽大烟，這可以說天天燒鈔票。此外她交結上一班伶

人朋友，經常往來遊宴，揮霍無度。就是這樣，整個家庭無論在精神上或經濟上，愈過愈顯得支離破碎了。徐志摩因着愛妻情切，最初凡事隨緣隨喜，稍後變成隨波逐流。但他畢竟是個有識有爲之士，至終接受好友如胡適等人之勸而奮力振拔。他的實際行動是應北京大學聘，在二十年二月北上教書，但陸小曼沉迷上海生活，拒不偕行。以後多月，雖經夫婿一催再催北遷，她仍然固守烟榻，黏着翁瑞午等伶人知己，堅不聽勸；也不改她的懶散陋習。所有這些事實，在本書的信函內都一一呈現了。她迷戀上海的糜爛生活，而最令她難以毅然奮飛的，是窩在租界裏自由自在抽大烟這點子獨特的權利。既然苦勸無效，慈心、善心而又愛面子和紳士架子的徐志摩，只好認命而奔波於京滬路上。他爲要孝敬花錢如潑水的太太，手頭拮据極了，往往連旅費也湊不來，添置新衣也是一項負擔不起的奢侈。據趙家璧和陳從周的記述，胡適建議他再離婚，但他怕毀了小曼，所以還是「滿頭血水」（他在「猛虎集」序上的話）地在苦境中熬下去。窮困加上愛情的忠貞，逼使他化作水銀，滑溜溜地時刻準備瀉向金錢的洞穴。信上所揭示他斤斤計較要作地產中人那件事，實在情殊可憫。進一步，他千方百計弄到手一張免費乘搭郵機的票子，結果遇空難喪生。想到這一切，我們的心，即使冷硬，亦難免給哀憐之淚浸軟；若要指責愚昧，豈

非手也難抬？

徐志摩寫過好幾百封文情並茂的信與陸小曼，中英文都有，但都給躺在「雲霞」中悠然不顧家務的妻子失落大半。做丈夫那點雖咽難吞的怨氣，在本書的信函內，今天也呼吐出來了。這些新「出土」的私柬，是劫後餘篇，向未公開刊布。陸小曼編「愛眉小札」時，故意掩藏了這部分，因為她怕信內的細節，會一一轉化成她感情賬上的「借方」。但我們今代的人，面對許多從前不甚了了的幕幕真相，就實實在在的領悟徐志摩對陸小曼的深情、癡情、柔情、無所不透之情以至恩義並重之情了。他，「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對小曼一直相信、一直熱切、一直盼望、一直勉勵、一直呵護，正如基督教聖經所說：「有信、有望、有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末節）。他為她飽受挫折，也費盡精神和體力。他的收入有五分之四供她瞎花；他因負債而叫苦、懇求、哀訴，但不管哪類心聲，都湧不進小曼的鐵石耳輪。志摩末期書信的特色，最叫人感動。他雖然對愛侶的生活方式諸多不滿，但總是勸勉多，責備少，而又風趣不減，溫煦如昔。不幸這一切的好意和努力，全歸落空，拚命之愛無非在雨霧迷漫的開山，藉一霎火光幻成捨命之愛。誠然，志摩的慈厚博德，幾乎時時、事事、處處都動人心弦，但從另一

角度看來，却未免太姑息養好了。他因愛而溺愛，結果縱容了對方、害苦了自己、失歡了雙親，也沒有裨益文藝或學術界。他「爲渴」而勇投愛河，先是漂，繼而溺，真是可憐、可悲亦可感念。無論怎樣，我們不忍多說他了。他對愛的赤誠，對小曼的真摯，因着這批復活過來的書信，從今起會更深感動千萬人。當想念一顆赤子之心，爲愛，竟在一次意外中墮裂成點點碧血，後死者「嗟芝焚而蕙嘆」，豈能不放聲一哭！雖然，若我們一反莎翁名句而說「惡者，惡者，你的名字是女人」，那未免持論過苛，它却也不能不敬乞天下婦女，請勿折磨你們身畔的才子丈夫；如有相反的實例，當然也得忠告四海男士，務希善待你們枕邊的才女夫人。惜才、愛才、護才，功德無量。否則寰宇滔滔盡凡庸，大家何以自處，又何以共處？

徐志摩當然沒有展示他個人情柬的願望；如今字字句句，公諸於世，我們對泉下的他，只有謙求諒解。這些信，特別最後那幾封，可能使讀者對他加深景仰，或者至少多嘖幽嘆。他是個情種，也是個不凡的人物。在此我們嚴肅地紀念這位大愛未盡且大才未展的一代文壇英士，並在虔敬地默祝他永遠安息之餘，向高，仰羨愛神的華豔；向低，細細把按地上熱情的脈搏；而爲己、爲人、爲社會，又絕不忘記正視愛河漂溺的種種，特別水上因狂飈忽起所翻動的滾滾濁波。

一點說明：

徐志摩寫信時，不乏生花妙筆，書柬的可讀性是很高的，但因爲全是隨情思洶湧而縱橫揮灑的潑墨之作，其中難免帶點文理生澀的以及未經修飾的句子和詞語。這一切，在書內基本上不作潤飾。信首的小標題，是編者酌加的。信內有些殘缺或原來因避嫌而塗污的字，一律以×號代替。有數函寫得像報告那樣不落上下款的，也照原相披露。註釋方面，頗有名氣的人（如胡適）都不註或不作介紹。其他的人事物，編者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就是了。在前信註過的，在後信一般不再重覆，例外的是少數。徐志摩使用標點符號並不講究，寫信時更隨便。編者除了在必須之處將若干句號改爲問號以清文意之外，其他的基本上不作改動。凡年日不詳的，概由編者按徐氏生平補上。這項工作頂惱人，但辛苦一番，恐怕仍難保證百分之百的正確。所以，如有謬誤，敬希讀者原諒，並請徐氏親友舊好及四方博雅士女賜正。

附錄之文，「愛眉小札」取自蔣復璁、梁實秋兩位先生合編的「徐志摩全集」，盼望給讀者有個全豹的認識。陸小曼的文字流傳不廣，小說附在書內相信有點意

思。跟着兩篇短文，她在民國四十六年寫於滬上。八年後，她在「文化大革命」的陰影下病逝。由於生活在一種特殊的政治空氣裏面，她行文不得不上些政治「調味品」。這類配料在書內全部刪除，算是還它一個自然的小曼真面目。她的掃墓詩少有人知，在此以押陣小品獻給讀者。

編者感謝聯合報痲弦兄惠賜寶貴篇幅，在本書尚未付梓時先行刊登部分書信；又感謝遠景出版公司沈登恩兄及其同仁爲出版本書所作的各種安排和努力。中文大學同事鄭樹森兄協助籌劃、聯絡和編纂方面，從頭到尾，天天熱心，時刻呼應；這裏弱筆稍及而微申謝悃，在我實在秀才人情得可憐！此外還有一些爲我幫過忙的朋友，不論他們或多作或少作，都是我該懷念和致意的。



「續愛眉小札」目錄

愛河漂溺（代序）

梁錫華

一

致陸小曼

一海的思感

快寫信吧！

遙念愛眉

西湖與天目山

好好養息吧！

甜甜的日子

心魂不定

眉短眉長

一 五 七 三 六 九 二 四